

倾情艺履，无愧平生——痛悼陈履生兄

■斯舜威

2025年5月29日下午，友人夫妇上门喝茶畅聊。友人前几年心脏出了点状况，现在已经警报解除。我也曾经与癌狭路相逢，较量之后，也算是“勇者胜”了。两人都自我感觉不错，互相打量，也觉得对方精神状态很好，于是破例开了一瓶红酒，小酌一口，由衷喟叹“活着真好，健康第一”。

这时，突然接到《美术报》一位老同事微信：“斯总，说是陈履生老师已经没了。刚刚走。”我惊呆了，不敢相信，回复说：“竟有此事？太不可思议了！”并立马私信王平，问：“真的吗？”王平回复：“真的。病逝。”

我为友人事先写了一幅“寿而康”，便对友人说：“健康长寿，真的最为重要，我的一位同龄人刚刚走了。”

陈履生1956年生的，比我年长1岁，同龄人。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，真的老了，且行且远，渐行渐疏，逐渐故交零落了。

陈履生兄走了，远远地，我默默为他送行——倾情艺履，无愧平生。

待到友人夫妇告辞，我却静不下心来，我查看公众号上曾经写到过的有关履生的文字图片，辑录如下，以寄长思：

在众多的美术界酒友中，陈履生是值得一说的一位。我和他认识比较晚，可谓久闻其名，先睹其文，再识其人，乃成好友。我在《美术报》当总编时，王平建议并邀请他在《美术报》头版开辟“陈履生观点”专栏，我自然欣然同意。他的文章，个性鲜明，大胆泼辣，大有“辣手著文章，铁肩担道义”的风骨，深受读者欢迎。他是大忙人，能够如此坚持开专栏，说明文思如涌，出手很快；非常勤奋，笔耕不辍。我自己后来曾在《书法报》等报刊开辟专栏，深知这样的笔耕，如果不是自身爱好，喜欢有感而发，是绝不会这样做的。

我和陈履生，一直到我卸任总编，两人居然还没有见过面，他也只是从王平那里听到过我的一些情况。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他的第一本美术报“陈履生观点”结集《剑走偏



陈履生 净若清荷 34.5x46cm 2021年

锋》出版首发时，在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，我也参加了，讲了几句，两人这才对上号。令我出乎意料且分外感动的是，他在前言中以较大篇幅谈到了我。两人似乎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。从他的发言中，我感受到了他的耿直坦荡、爱憎分明、古道热肠的文人性情。我知道这应该是陈履生的文人本色。

我认识到陈履生的酒风，是在我到浙江美术馆之后。此时，他已经从中国美术馆调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。有一次浙江美术馆搞了一次全国美术馆馆长论坛，他参加了，但是，买了晚上返京的机票，吃晚饭的时间非常紧张。那时，尚未严格“禁酒”，那天，我看到了他可爱的喝酒作风。晚餐安排在“杭州乐园”，参加人数较多，人们陆陆续续进场，开席比较晚，他因为要赶飞机，有点急不可耐了，便在进门第一桌率先坐下，看到有熟悉的酒鬼，就大声招呼“来来来，我们坐下先喝。”而后反客为主，大声招呼服务员拿来白酒，用玻璃杯给在场的人一一倒上，热菜还没有上，他就催促着开喝，频频举杯，一饮而尽。看到有人喝

得不主动，或者不会喝，而发现有会喝的进来了，便大声吩咐“某某，你不会喝，离开，到其他桌去。某某某，你来，和我们一起喝。”就这样，热菜还没上，就已经喝了不少。他一边喝，一边看手表，时间一到，整个宴会气氛刚刚才起来，他便悄然告辞。我送他到门口，问“喝酒乘飞机没事？”他说“没事，正好在飞机上睡一觉啊！”

陈履生比我早一年退休，退休前，在广州搞了一次很牛的展览活动，在同一天时间，在广州城三个地方分别举办了三个陈履生艺术展览，一个书法展，一个绘画展，一个摄影展，我估计创下了中国展览史上的一个“第一”，应该说史无前例。

以上摘自2018年3月29日的公众号。2015年7月23日的日记也写到了他：中午陈履生来杭，美术报做东，应邀作陪，得诗两首：

《乙未大暑江洲陈履生兄自京城来杭席间奉赠》

其一

契阔炎凉意若何，重逢百醉不言多。

投缘最是江洲客，掷笔擎杯共浩歌。

其二

不绝油灯照凤兴，千年坟典苦相仍。

偷闲借得西湖水，块垒浇平十丈冰。

自注：履生兄自署江洲，收藏油灯，建有油灯博物馆。

有意多铃印。铃平闲吟稿、湖畔闲云、天下知音何所觅、笃虚宁静、散怀、蔡家子、诸暨人、斯文、美在斯、平闲堂、斯、舜威、平闲堂主人斯舜威印等15方印章，如此铃印是第一次，聊与陈兄开玩笑耳。

我和陈履生接触不算太多，他给我的印象，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，这就是“才华横溢，不知疲倦”。他的“主业”是美术史论、艺术评论，写了多部重量级专著。书法、绘画、摄影是他的“副业”，却玩出了专业水平，同一天同时举办3个展览就是明证。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他的“博物馆情结”，退休后他在老家江苏扬中市办了许多博物馆，包括汉文化博物馆、陈履生美术馆、油灯博物馆和竹器博物馆等，多到了我至今不知道具体数量，只知道已经形成了一个“陈履生博物馆群”。他还担任了江苏镇江市乡贤文化促进会首任会长。这该耗费多少精力啊，简直难以想象。

这几年我和履生兄很少联系，居然不知道他病了，且得的同样是癌症，否则，我们倒是可以“同病相怜”，做一些交流的。确实，如果我知道他得了癌症，一定会和他谈一些切身感受，最重要一点是，一定要“刹车”，让自己“停”下来，静下来，好好地修身养性。但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他是“停”不下来，“静”不下来的。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他生命的尺度停止在69岁，然而，他的艺术生命、学术生命，却是无法度量的。

吴冠中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想念我，就去看我的画吧！”

履生兄也一样，想念你了，就去看你的著作，走进你的博物馆群，去看你艺术的结晶吧！

意笔生辉——缅怀吴杭逝世一周年

■卢忻

“意笔生辉——吴杭遗作展”，写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眼眶已经湿润，从未想到吴杭老弟会在57岁止步，甚至没有能待到退休。他的忌日是2024年7月26日，他祖父吴第之先生是1977年7月26日，同月同日，都是在早晨6点钟离世。

三十年前，吴第之纪念馆成立之初，马锋辉当馆长，我在潘天寿纪念馆，我们共同筹办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在浦江的成立庆典。吴杭作为吴第之的孙子从江西调回浦江，并来到浙江美院中国画系进修。他到潘天寿纪念馆找过我，第一次交谈时我说了一句：“吴杭呀，你要努力！没亲眼见过你爷爷的人，看到你就会想到吴第之先生一定就是你这个样子！”以后混熟了他亲口对我说：“卢馆，老实说我一直很怕你。”我意识到初次见面那句话很重，压了他许多年，尤其是当上馆长以后他压力更大，他是艺术家不善行政事务，真苦了他了。当名家后裔

其实不容易！

吴杭原来学的是装潢美术，所以在圈子里我们对他的印象，他无论封面装帧、礼品外包装等设计都是一流的，常得赞誉。他油画也能画，《走遍中国》刊物就刊登过他的大幅油画，20世纪90年代他画的《山区浦江》在义乌一展销，立即被一位外国人抢购走了。

当然他中国画画得更多更好，我在不少朋友办公室、家里看到悬挂着他的小品。清新自在、色彩淡雅，透露出不俗的天赋。中国画笔墨与人品格调关系极大，很高兴他继承祖父的传统，加入中国画的行列。

吴杭18岁丧父，父亲是优秀工程师，1985年在中国专家援助赞比亚建造总统府工程时，不幸遭车祸，因公殉职，享年五十。吴杭内向、单纯，对朋友真诚，有人求画他给画，单位送人他会连夜赶画奉献，用电扇吹干送出去，不辞劳苦、不声不响。认识的人都说吴杭人好。

在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的活动中，有吴杭在大家也特别开心，朱屺瞻艺术馆张纫慈副馆长最喜欢与他开玩笑，我拍到过她一手“牵”着吴杭的领带上泰山的调皮照片呢！

几年前一次激烈的车祸，他的脖子受伤，好在他人高马大、脖子粗，免了一灾，但不久又癌症缠身、转辗求医，多次去上海治疗。我约张纫慈老师一起去看他，我们不相信医师的判断，因为他还是胖乎乎笑嘻嘻的老样子。一晃五六年，他还是没能挺住。

朋友们怀念吴杭而举办展览、编辑画集，因为他的作品几乎都送了人，搜集作品也不容易，也许这些作品不能全面反映他的艺术水准，但心愿了了。我们大家确实非常怀念他，愿他在天堂无拘无束、挥毫描绘，不再为人间的种种不顺而烦恼！（耄耋老叟2025年7月于杭城颐寿斋）



吴杭 春园一梦 180x48cm 2014年